

讀經二十年

王貽貴



读经二十年

王财贵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读经二十年/王财贵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4.5
ISBN 978-7-101-09871-6

I. 读… II. 王… III. 中华文华-研究 IV. 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84838 号

书 名 读经二十年
著 者 王财贵
责任编辑 祝安顺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2014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4¼ 插页 10 字数 130 千字
印 数 1-10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871-6
定 价 35.00 元

出版说明

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个别学校开展经典诵读以来，至今已有二十余年。二十年来，王财贵博士在全球范围内强烈呼吁、大力提倡青少年读经，影响广泛。其提倡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简单易行，“小朋友，跟我念”的口号，广为流传。

王财贵博士为读经教育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在海内外开展了数千场讲座。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去了解王财贵博士的观点和做法，编辑部从中遴选出能反映和代表王财贵博士读经教育基本理念的六场讲座，整理成文稿。这六讲内容，经过了编辑部加工，王财贵博士审定，最为重要。《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读一百遍〈论语〉》，提出了全民读经的愿景，作为本书引言。华一欣针对读经教育与王财贵博士的对话，提纲挈领，作为本书导读，全文收录。这三部分内容，是本书的主体。

著名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齐家先生和徐梓先生，台湾地区的著名学者、作家薛仁明先生慨然为本书作序，或叙谈交往，或评述主张，语非泛泛，言之有物，颇能便利读者。旅居德国的怀仁女士所写《读经种子 文化根苗——我眼中的王财贵先生与海外读经》一文，讲述与王财贵博士、读经教育结缘，梳理欧洲读经教育

开展状况，述事论理，条畅明达，读者藉此可了解海外读经之大概，故征得作者同意作为后记。

作者观点仅为一家之言，我们之所以整理出版，一是为大家提供一种经典教育开展的思路和参照，二是保存这一文化现象的文献资料。我们更希望大家能参与进来，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理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做出我们这一代人应有的贡献。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14年5月

目 录

1	序一：光风霁月 业广惟勤	郭齐家
5	序二：如金如锡 如圭如璧	徐 梓
9	序三：只管读经——王财贵先生小记	薛仁明
13	引言：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读一百遍《论语》	
17	导读：读经教育问答录——对话王财贵博士	
39	培养文化“巨人”的读经教育——一场演讲 百年震撼	
79	读经教育的全程规划——从胎教开始贯穿一生的教育	
121	全民读经 涵养心性——先立乎其大	
145	以圣贤为师——从良知而行	
167	经典、儒家与读经——为什么先读《论语》	
189	中华文化源流与当代传承——从读经教育开始	
211	后记：读经种子 文化根苗	
	——我眼中的王财贵先生与海外读经	怀 仁

序一

光风霁月 业广惟勤

郭齐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财贵博士博学多才，大智大勇，追求真理，廓然大公，胸怀洒落，光风霁月，二十年来公益演讲超过千余场，掀起全球华人地区少儿读经的风潮。

他的演讲生动活泼，妙语连珠，深入浅出，丝丝入扣，鼓动性强，诙谐自如，启发思考，震撼人心。

透过《读经二十年》，读者可以从中领略到王财贵博士的人文智慧，爱国情怀，学术旨趣，坦荡人生，还可以了解什么是中华文化经典，中华文化经典的作用和价值，当下读这些经典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开展读经教育等等。

这确实是一本难得的好书，值得我们文教部门的领导者，学校的教师 and 校长，教育科学研究者，学生家长，以及一切关心中华文化教育命运和前途的海外华人和国内广大民众细心阅读，认真思考。

读经教育的文化现象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强烈的时代印记。

习近平主席说“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指出：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民族的本土的文化传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同时也面临被边缘、取代，甚至消亡的危险。弘扬中国精神，提升文化软实力，在当下显得十分有意义。

1995年3月，在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委员以016号提案的形式，正式发出《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

我国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构成我们民族文化的这一方面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罪人、民族罪人。

其言恳切！其心悲壮！从上述这一历史背景来看，王财贵博士倡导“儿童读经”教育并非偶然，这是一切华人、一切有识之士的共识和心声，此所谓“英雄所见略同”。

清末著名学者龚自珍说，“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

著名爱国人士、学者闻一多在抗日战争时期讲过一段至今令人深思的话：“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征服甚于其他方面之征服百千倍之。”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撰写《国史大纲》时就拟定了：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

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从上述这一历史背景来看，王财贵倡导的“全民读经”并非偶然，是百余年来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华文化深沉的忧患意识与强烈的复兴追求的继续和发展，实际上是期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全球华人能够一齐努力实现先进的中国人复兴中华文化的百年梦想。

我们人类除面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财富浪费等外部危机外，还面临着深刻的人性异化、精神下陷、意义丧失、生命迷茫的内部危机。科学累积的成果越多，人心越向外贪婪奔驰，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越强大压抑，生命意义及精神自由的空间越狭小。

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感到的却是自我的“物化”。如何从高瞻远瞩的角度使人一念觉悟，从根本上关怀人的生命本质及具体成长呢？重新回到富有生机的文化历史传统，走向人类精神生命的深层，挖掘能够净化人性的人文历史资源，建构有利于每一个体生命全面成长的现代文化教育，在合乎人性、人道的前提下，创造新世纪的历史，从而回应现代人类面临

的问题，应该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在这方面可以有所作为，《读经二十年》就表达了古圣先贤的德行智慧在这方面早已有所作为。

如今，在铺天盖地的唯利主义的包围之下，我们已经失去了水的清澈和天的湛蓝，也没有了如黛似黛的远山和旖旎多情的湖水，草木已经失去了传情解意的灵性，山水也不再具有那种饱含诗情画意的温馨。这便是盲目追求细化、过分追求经济指标的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恶果。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明中寻找智慧资源，用传统的儒道佛精神所成就的生命情趣，用人心合于天心、天地人合一的理念，去矫正由于城市生活喧嚣和污秽所带给人们的生命焦虑，从而创造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现代文明的新型文明的生活方式，这或许是我们民族复兴的一次难得机遇，因为只有对人类的文明进步有所贡献，我们才有可能恢复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地位。

让我们心平气和地坐下来，以温情和敬意的心态真诚地做古代先圣先贤的小学生，从《读经二十年》中找到启示和激励，逐步步入儒道佛的文化经典殿堂，去寻找、体悟民族文化发展的动力和精神资源，这是制度创新和文化复兴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白头到此同休戚，青史凭谁定是非”，我们应以这样的态度与胸襟，去领悟和把握中华文化中的智慧，去迎接和应对形形色色的考验。这样，我们才能在未来持久的大国博弈中立于不败之地。期待那时的中华民族，真是一个具有天地之心、生民之爱的民族，期待那时的中国，是一个真正的礼仪之邦，带给世界真实的和平与安乐！

善哉！善哉！是为序。

癸巳十月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

序二

如金如锡 如圭如璧

徐梓：本名徐勇，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迄今仍方兴未艾的读经运动，无论是参与人数之众多，持续时间之久长，还是影响程度之深广，都是“五四”时期和20世纪30年代所无法比拟的。

这次读经运动不同于前两次的最突出特点，在于它不是政府部门的号召，也不完全是专家学者的倡导和社会贤达的推动（实际上，在专家学者中反对的声浪一点也不逊于赞同的主张），而主要是广大家长的努力和民间自发的运动，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够大范围持续开展的原因。在我看来，新时期私塾的普遍出现和读经的广为兴起，是有一定文化素质的家长们的自助和自救，是将教育引向个性化、多样化的探索和尝试。

当下正蓬勃开展的读经运动，虽说是时运所至、各种机缘共同促成的，但也有王财贵先生的始倡、引领和推动之功。如果要为这场运动找到一个旗手，确定一个领袖式的人物，那就非先生莫属。

1994年1月，在经过审慎思考二十五年、小班实验十年以上，充分验证理论和实践都可行的前提下，先生开始在台湾发起儿童读经运动，并编著了对即将兴起的读经运动具有准绳、匡其趋向意义的《儿童读经教育

说明手册》。从1996年起，先生开始在大陆推广读经，每年多次往来于海峡两岸，风尘仆仆，海人不倦。先生经常在全国各地巡回演讲，或阐扬志趣，或激励同道，或指点迷津，或释疑解惑。演讲次数之多，何止千数；影响人员之广，更逾千万。2001年7月24日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的一场演讲，网络上已有六百多个视频和文字稿纪录此事，据不完全统计，各个机构发行的光盘就有五百万份左右。这是一场被人们称之为“百年震撼”的演讲。很多大学老师在自己的课堂上都会播放这场演讲的光盘，并组织讨论。针对读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先生或在网络上，或撰著文章，或在演讲后，一一作答，并进一步细化读经实务，使之更加切实可行。十多年来，全国大多数的读经活动，都依循先生的方案而进行。

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结构使先生在这一轮读经运动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与一些学尚专门、拘守一人一书、此不通于彼、彼有隔于此的狭隘、固陋之人画地自囿、深闭固拒迥然异趣，先生高见远识，胸襟宏伟，抱负远大，有体有用。他学通中西，融贯哲史，既有极好的国学素养，又博涉西学。凡评一书，论一人，说一事，都能从人类文明成果的大背景下来考虑，在人类知识结构的全图景上掂量，因而论说高下，平亭是非，往往恳切详明，多自家心得，而又平实公允，却让人有实获我心之感，所谓出乎意料，合乎情理。

先生始倡、引领、推动了读经运动，而读经运动也成就了先生。十多年间，先生声振寰宇，誉满天下。在有华人的地方，从童稚到白发，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虽然步先生后尘，热衷于传统文化教育，致力于国学经典的普及，但因为生性不好结交，懒于走动，一直无缘得见先生。对于先生，只是读其书，慕其名，想望其风采而已。

2012年5月13日晚，北京师范大学儒士社的刘登浪、胡丹妮等同学邀请先生在时隔十年之后，再次莅临师大做题为“传统文化与大学生心灵成长”的演讲。为了让广大学子一睹“一场演讲 百年震撼”演讲者的风采，他们甚至颇具匠心地把演讲的地点仍旧选在了敬文讲堂。我是儒士社

的指导老师，同学们向我报告，并请我做先生演讲的主持人。我问他们：

“有给王老师报酬吗？”他们告诉我，王老师在学校作报告，从来不收报酬。我又问他们：“你们会接送王老师吗？”他们回答说：“学校不会派车，王老师自己来。”我想，礼闻来学，未闻往教。先生不计报酬，前来传道解惑，高风亮节，令人倾服，但我们的礼仪不应该疏简如此。我告诉同学们，你们可以商请先生，看先生能不能早点来，先在我办公室坐坐聊聊，我请先生吃个晚饭，以表谢意，然后再开讲。很快，同学们回复，先生同意了我的安排。那天我们聊得非常投机，先生赠我其所著的《儿童读经教育说明手册》《经典教育与文化关怀文集》《教育的智慧学：2009大陆新版读经教育说明手册》等多部著作，而我也以自己主编的《国学》和《传统文化》两套教材相赠。那天的演讲非常成功，敬文讲堂大约有五百个座位，到会听讲的约六百多人，以至于过道和讲台四周都站满了人。先生的演讲极为精彩，听众的笑声和掌声不绝。演讲结束后，一些“超级粉丝”争相给先生献花。直到讲堂要清场，听众才陆续离去。

此后，我和先生的交往开始多了起来，曾受邀参加他的文礼书院的成立仪式，代一些杂志和出版社向他约稿，也曾邀请他到我家作客畅聊。2012年12月13日晚，国学社毕梦曦等同学邀请先生在师大做题为“认识新儒家”的演讲，先生指定让我主持。这样，先生在北师大的三场演讲，两场都是我主持的。

我和先生都在倡导国学教育，但我们的一些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在学习经典的先后次第上，在看待特定经典的价值方面，在儿童的诵读是不是要有所理解等问题上，我们都曾商榷讨论。对于我提出的不同的意见，先生从来都不以为忤，总是耐心地听我陈述理由，和我一起探讨。即便最终没有达成一致，先生也以他特有的儒雅，笑呵呵地表示可以各持己见，不必强求一律。相处越久，相交越深，也就越能感受到先生襟怀的坦荡和为人的忠厚。

先生应中华书局经典教育推广中心之请，哀合他的部分演讲和媒体对

话录，辑成《读经二十年》。大作出版在即，先生命我作序。依照通例，一般都是前辈给晚辈写序，有名的人给无名之辈写序。但我想，先生之所以反通例而行，既有出于提携我的用心，也有希望我在国学经典教育方面更加努力的考虑。故不揆芜浅，写了上面的一些话，以应命于先生，同时就教于广大读者。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瞻彼淇奥，绿竹如簧。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

先生德才兼备、宽和幽默，气质品格及才华修养都堪配《诗经·卫风》中这首《淇奥》，其风趣的演讲风格更值得大家亲耳聆听。

2013年10月3日敬序于北京师范大学

序三

只管读经——王财贵先生小记

薛仁明：台湾作家、学者

文化之事，细水长流；文化的重建，也得文火慢炖。十几年来，两岸做这事的有心之人不算少。其中，成绩斐然却又一迳淡泊的，有位王财贵先生。

王先生早先在台湾推广儿童读经，一出手，像春雷乍响，忽地就惊醒了许多教师与家长。霎时间，他们从白话文运动的窠臼探头而出，又从美式教育的牢笼挣脱出来；可好景不常，台湾当下的文化氛围，一点儿也不鼓励他们继续探头，更不鼓励他们挣脱。不管是官方“去中国化”的主旋律，或者是相关部门紧抓不放的美式教育的教条（强调小孩不懂就不该背），都不利于这样的读经运动。于是，尽管曾经蔚为风潮，但数年后，不敌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殖民心态的双重压力，读经运动便在台湾由显转隐，渐渐盛况不再了。

所幸，还有大陆。

大陆曾受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尤其在三四十年前，大陆对古文之陌生、对经典之疏离、对传统文化之漠然，相较于对岸之台湾，肯定都远远过之、远远甚之。但是，作为中国文化的母土，大陆正因重伤过、失落过，而今真要恢复，心情就更热切、也更炽烈。于是，就有了“读经运动”；于是，

又有了“国学热”。

“读经运动”与“国学热”先后出现，看似相伴，但二者却颇有不同。国学热之下，许多“国学表演家”趁势而起，他们迎合许多人的急切，更迎合某些人的功利。于是，传统文化变成了一桩桩速成的文化商品。读经运动不然。儿童读经是扎根的工作，既不花哨，也不可能速成，须得像古人一般，天天读之，日日诵之；这样的功课，正如习武之人天天站桩、戏曲演员日日吊嗓，反正，就是基本功。

这样的基本功，道理浅显易懂，一说便人人知道；可是，若真要老实做去，却没太多人办得到。君不见，有多少的家长，乍闻儿童读经理论，不禁怦然心动、载欣载喜，个个跃跃欲试。可待真正去读，长则几月，短则数日，开始怀疑者有之，打退堂鼓者有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终于于不了了之者更多。真能不疾不徐、持之以恒，最后从中受益者，又有几人？

因此，真要推广这种基本功是条极漫长又没太多好处的道路。迥异于某些“国学表演家”爆红之后的名利双收，王财贵先生从极早时拿到博士学位于台中师专（现台中教育大学）任教，直至退休，依然还只是个副教授。十几年来，他频繁往来于两岸，努力撒下读经的种子。因切切于这文化重建的基本功，他讲得极多、跑得极勤，即使口干舌燥，即使满头白发，仍不停地反复提醒大家：让下一代熟稔经典，重新承接上中华文化传统吧！

2012年夏天，我在台北的食养山房，第一次与王先生见面。两个月后，因《人间随喜》简体版发行，到了北京，我又请王先生担任新书会的与谈嘉宾。两次相会，都觉得王先生望之俨然是笃诚君子。后来，王先生在北京郊区举行第一届读经教育的高端培训班，邀我讲座。讲座完毕，王先生做了一番点评；但见他幽默风趣、妙语如珠，台下数百位读经教师，个个笑脸盈盈，还不时哄堂大笑。我才见识到王财贵先生的真本领。

半年后，我参加台中教育大学的读经研讨会，又与王先生见面，也再次看到他人前人后如一的这份轻松与自在。一般说来，有使命感的人，必然坚毅；长期推广读经教育这种基本功，非要有过人的意志力不可；但是，

坚毅之人，生命常常过度紧绷；有强大意志力之人，总是少了些该有的可亲。不过，王先生不然。他虽坚毅、虽意志力强大，却兼有一种生命根柢的松沉与柔软。老实说，这不简单。这样的不简单，正如他一门深入，处处只劝人读经，看似单调，看似平常，其实，里头可大有乾坤呢！

2013年10月29日于台湾台东池上乡下